

歷史與空間

神奇依舊大竹嵐

大竹嵐，海拔約1,200米，位於閩北建陽區、武夷山市、邵武市、光澤縣四邑結合部的先鋒嶺西南側，四面是高山，中間是盆地，古代有出官道橫貫其間。歷史上，這裡曾是人口稠密的村莊。解放戰爭時期，人口大量流散，餘下數戶人家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遷出合併於今建陽區黃坑鎮頭坑村。

大竹嵐之神奇，與標本有關係。1837年，法國神父大衛（DaVia）深入大竹嵐掛墩，在這裡採集了第一批珍貴生物標本。翌年，他發表了學術論文——掛墩鳥類若干新種。「掛墩」的名字，不脛而走，聞名於世。大竹嵐也如同王洛賓先生筆下的姑娘一般，掀起美麗的蓋頭，揭開神秘的面紗。初秋時節，應朋友之邀，我又一次走進大竹嵐。人到心到，發現180多年過去了，名聲在外的大竹嵐，依舊保存着她的神秘與神奇。

大竹嵐，竹濤林海碧波蕩漾，雲蒸霞蔚白霧繚繞，加之動植物種類繁多，更具鮮活魅力，令人流連忘返。說到「大竹嵐」或「掛墩」，國內外生物界，幾乎沒有不知道的。十九世紀初，法國神父大衛，跟隨一些西方生物學者來到武夷山。他先是在掛墩建起一座天主教堂，之後一邊傳教，一邊採集動植物標本。慢慢地，這裡豐富的生物資源，開始為少數外國生物學家所知曉。一百多年間，他們從這裡採集走多少動植物標本，無據可查、無從考證。只是，他們在發表論文或者模式標本時，一個個心照不宣，神秘秘惜墨如金——在「採集地」一項中，既不寫省份、地區，也不標註東西南北，只是簡單地填上「中國」二字，外加「掛墩」或「大竹嵐」字樣。結果是，「掛墩」在哪裡？「大竹嵐」在何處？成了國內外生物界人士追尋的「霧中寶地」、「夢中情人」。為了找到它們，多少人揣着中國地圖，走遍千山萬水，最終抱憾而歸。

大竹嵐，盛產毛竹，是名副其實的林山竹海。這裡不但四季風景如畫，而且有許多珍禽異獸，以及各種稀有而美麗的植物。境內還有觀音坑、十八跳、斗米嶺等遺址，至今還流傳着許多美麗而動人的神話傳說。那天上午，我在黃坑鎮文明辦溫副主任的陪同下，乘車從集鎮出發，一路北上。山路十八彎，彎彎景不同。不知躍過多少旋、繞了多少彎，過了檢查哨，到了坳頭村，換乘村委小邱的私家車，繼續往北前進，向大竹嵐腹地開拔。

在大竹嵐茂盛的植被中，「家族成員」最多的，自然是毛竹。這裡的毛竹，葉茂幹壯、滴綠吐翠。不斷擴展、持續蔓延的竹林，匯成漫無邊際、碧波蕩漾的綠海，聲勢浩大、波瀾壯闊。投入大竹嵐懷抱，先是有一種走進畫卷中，忘了我是誰的感覺，繼而從肉體到神情，都會慢慢陶醉起來。機會難得，各自為陣，或開心尋覓，或隨心拍照。一番盡情領略下來，頓覺心曠神怡，端的綠海覽勝。

大竹嵐，堪稱植物「聯合國」。成千上萬種植物，在這裡安然存活、幸福生長。大樹也好，小草也罷；名貴也好，普通也罷；闊葉也好，針葉也罷，它們匯集在這裡，既爭奇鬥豔，又和諧相處。不單品種繁多，而且名字奇異。我少年時代移民黃坑，在山溝裡生活了近十年，接觸過的花草樹木不在少數。可是，當我走進大竹嵐，立馬成了「睜眼睛」——多數花草素不相識，很多植物不曾謀面，就連竹子，也品種繁多。

自古以來，竹就是文人墨客吟詠作畫的對象。人們搜腸刮肚、慷慨有加，讚美它們虛心堅韌，歌頌它們剛正不阿。「雪壓竹頭低，低下欲沾泥；一輪紅日起，依舊與天齊。」這是革命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方志敏的《詠竹》；而清代畫家、文學家鄭板橋在《竹》一詩中，則這樣描寫：「一節復一節，千枝攢萬葉。我自不開花，免撩蜂與蝶。」事實上，文人騷客、大家凡人，溢美竹的詩文，汗牛充棟、俯拾皆是。可當你真正投身大竹嵐那浩瀚無邊的竹海時，所有的名篇佳作，都會顯得「稍遜風騷」——大竹嵐以它龐大的陣容、旺盛的生命，展示了獨特的氣質，超越了人們的想像。那天，面對茫茫竹海，我頻頻拍照，久久凝望，默默遐思。那期間，心中只剩下強烈的震撼與無言的敬畏。

大竹嵐，因竹而得名，因竹而聞名。這裡的竹林，一望無際，蒼蒼茫茫。走進竹林深處，深淺協調的綠，撲面而來，熱情擁抱。竹跟人一樣，可以從外貌判斷年齡與心態。表皮斑駁的，是久經歲月洗禮的老竹，它們剛毅挺拔，雖飽受風霜雨雪的侵襲，卻初心不改、傲然挺立，任爾東西南北風，悠然自得地擺動；肌膚光滑的，是破土不幾年的嫩竹，它們枝繁葉茂、渾身碧綠，灑脫地挺立着，恰似整裝待發、聽從召喚的勇士，隨時準備着，義無反顧、服從需要，走出大山、貢獻身軀。



■大竹嵐林海中亭亭玉立的翠竹。 作者提供

事出有因，山也一樣。大竹嵐屬「中山地貌」，由燕山早期的花崗岩和南園組火山岩構造經侵蝕而成。隨着造山運動的進行，在隆起的過程中，其岩崖地貌形成。得益於此，其山地內分佈着紅壤、黃壤、草甸，加之諸母崗山頂的沼澤，使大竹嵐擁有與眾不同、不可多得的自然環境。境內山脈多呈北東走向，諸母崗、洋嶺崗、先鋒嶺、九龍崗、望天堂諸峰環峙，形成天然屏障。境內溝谷發育完善，溝壑縱橫，地形多樣，呈溫潤、潮濕、多雨多霧氣候，年平均氣溫在12-18℃之間，降水在1,486-2,153毫米之間，且常年氣候變化不大，被認為未受第四紀冰川侵害，所以能保留其生物多樣性特徵。

大竹嵐共有林地179,400畝，森林覆蓋率91%。其八種植被類型30個群系近100個群落，主要建群種類有杉松、各類楠、栲、木荷、擬赤楊、厚皮香樟、細柄草樹等數十個種群。在大竹嵐山地內部，垂直分佈帶明顯，隨着海拔升高，依次為常綠闊葉林、毛竹林、常綠與落葉闊葉混交林、針葉林、灌叢矮林、黃山松、草甸。而南方鐵杉林、亞熱帶地苔矮林，為大竹嵐所獨有。除此之外，大竹嵐還有種群繁多的維管束植物。維管束植物，是植物的一個類群。在大竹嵐方圓19平方公里區域內，有維管束植物近1,800種。其中，屬國家二、三級保護的有：鐘萼木、香果樹、杜仲、銀杏、水松、觀光木、黃山木蘭、紅豆杉、閩楠、南方鐵杉等19種；屬省級保護的珍稀瀕危物種有南方油杉、方竹、福建冬青、棟堂花、台灣林檎、鵝頭梨、亮葉水青岡、三桠烏藥、青錢柳、巴東櫟等23種。

老子說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如今，大竹嵐已劃歸國家級自然保護區。人們開始懂得自然的深奧、珍惜自然的神聖，實現了人與自然真正的和諧相處。這裡的生靈，在林海竹鄉中翩翩起舞、悄悄遊走，悠然自在、隨心所欲棲居在人類保護的天堂，靜靜地等待來自異地他鄉、五湖四海人們的朝拜……告別大竹嵐多日了，每每翻閱那天所拍的照片，就有一種重返其間、如臨其境的感覺。真是——絕佳大竹嵐，綠海泛波瀾。生物添情趣，神奇不誇張。

字裡行間

胡懷琛的古文研究法

翻古書，看到劉禹錫的《陋室銘》，低首吟一遍，喜甚。這篇是古文經典，也是我最喜之文。短短八十餘字，其韻其意其景其情，若干若干年後，仍難以忘懷。

日前，在書坊看到胡懷琛編的《古文筆法百篇》（香港中和出版，2019年），購之歸家，一翻就翻到劉禹錫這篇，真的是有緣！胡懷琛將之歸入「感慨生情法」，是否適當，讀者細嚼，自行評價可也。

這書原名《言文對照古文筆法百篇》，成書於一九二〇年代。所謂「筆法」，是指「行文之法」，包括文章的謀篇佈局特點、寫作手法、文學上的表現手法等。胡懷琛按不同筆法特點將選文分為三十二類，選文範圍自先秦至明代，大都為經典之作，短簡淺顯，可誦可背。

胡懷琛（1886-1938），特立獨行，甚有個性，十歲時應童子試，不願作經書試題，於試紙上書：「如此淪才亦可憐，高頭講章寫連篇；才如太白也遭誦，拂袖歸來抱膝眠。」其狂放如此。二十歲再試，因不避清帝諱，被黜。從此不應科舉，不作八股文與試帖詩。宣統二年（1910）受聘《神州日報》



■這書一邊讀一邊思其筆法，必有所益。 作者提供

為編輯，接受新思想，毅然剪辮，鼓吹革命。自此穿梭於各報社，勤奮著述。

胡懷琛對古文甚有心得，著作《國學概論》、《墨子學辨》、《老子學辨》等，並有《中國文學史略》、《中國小說研究》、《中國戲曲史》等，俱為我青少年時所愛讀。

這部《古文筆法百篇》，以前未見。胡懷琛分門別類，只語譯，只引清人的評點，有法而無闡釋其法。如上引劉禹錫之文呼為「感慨生情法」，如何「生情」，讀者自嚼可也。另如事理駁法、一字立骨法、抑揚互用法、逐層推論法、一氣承接法、夾敘夾議法、匣劍帷燈法，步步傳神法等，一邊讀一邊思其法，自會賞心樂事，拍案叫妙也。例如李白之《春夜宴桃李園序》，亦為我之好；胡懷琛歸入為「馭繁以簡法」，以「天地」、以「萬物」、以「光陰」、以「過客」，勾出「為歡」，再而以暢飲為快，以詩抒懷，正是由大塊到一己的歡樂，李白酣然寫來，去繁聚焦，誦之真可伸雅懷，簡單寫來，確是佳作。

胡懷琛讀古書有三字法，這是他針對胡適之說：「讀書要如金字塔，要能廣大要能高」而擴充的。第一字叫做「精」，第二字「博」，第三字「通」。「精」就是「要能高」。「博」就是「要能廣大」。「通」含二義，其一貫通也，而不為見聞所限，不為門戶所囿；其二能夠通達，就是讀死書而能活用；將書讀「死」而能「翻生」，看來有所困難，依照我的經驗，童時只知死背爛讀，其後始有所領悟，那「書」便「活」過來了。

胡懷琛這部《古文筆法百篇》，亦即《古文觀止》這一類書，但其立意更為明確，讀而思之，得益彌深。

粵語講呢啲

賴嘢、攞屎棍、身有屎、擲屎上身，閒事莫理，眾地莫企



粵語中，有不少涉及「屎尿屁」的用詞，或多或少予人俗不可耐。然而，今期提到的幾個用詞中的「屎」只是個「諧音」，與含義無關。由於「屎」屬厭惡之物，用之作「諧音」除可形象化外，更突顯了詞中的「負面」。

「出事」指發生事故，而事故非指普通事情，乃特指意外、損失、災禍、困局、亂局等。廣東人會叫「出事」做「賴嘢」（「賴」讀「賴6-2/laai2」）。有人以「灝」代「賴」，可兩者均為「借字」。據筆者的考究，「賴嘢」係由「拉屎」（排泄糞便）通過一連串的演變而來：

拉屎→賴屎→「賴嘢」→屎→出屎（拉/laai1）（賴/laai2）（屎/si2）（事/si6）「賴」由音變而來；說得「拉」已知是那回事，所以用「嘢」代換了「屎」那「東西」，不是很含蓄嗎？那就不要再說「賴嘢」是粗鄙之詞了！

示例1：個仔而家十五歲，最近同個師妹拍拖。琴晚佢靜靜離同我講，話「賴吃嘢」嗎！（暗指女方珠胎暗結）

有人「內急」（急着要上廁），在「來不及」的情況下把糞便排了出來，廣東人會分別叫「賴屎」、「賴屎」（「賴」讀「laai6」），顯然這兩個叫法是特意與「屙屎」、「屙屎」作出分野的。

廣東人會把「鬧事」說成「搞事」。由於「搞」是做的意思，「攞」則有招惹的意思，所以「搞事」應為「攞事」。書面語中，「倒糞」指把堆積的糞肥上下翻動並搗碎。廣東人叫這項工作做「攞屎」，用作「攞屎」的棒子做「攞屎棍」。就是因為舞弄這支棍時會弄至臭氣熏天，

■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而「滋事分子」又每每「搞破壞」，或可看成把事情「弄臭」，所以有人認為「滋事分子」就好比「攞屎棍」，筆者卻認為此斷據只流於表面。由於「事/si6」、「屎/si2」諧音，「攞事」看成了「攞屎」；又「棍」可指那些不正派的人，所以認為「滋事分子」的「攞屎棍」其實是「攞事棍」罷了。

早幾年，有位被傳媒吹捧為「現代粵語專家」的大學中文系講師公開表示：小市民有牙有力有檢有地、讀書人手無縛雞之力，惟有用母語那幾個粗口字，先至有番少少力量。以其身份，對「講粗口」作出合理化辯解也都算了，還提出了小市民「冇槍冇炮」的敏感言論，不禁令人聯想到那些詭辭欺世的「攞屎棍」。

廣東人會形容人「心」中「有」着不可告人的「事」（多為負面）做「身有屎」。「身有屎」其實是「心有屎」的諧音。通常，「身有屎」的人會做出一些異於常理的行為。

示例2：應該係個背業度有啲唔見得光嘅嘢，如果唔係「身有屎」又點會一見到警察就掉頭走㗎！

口語中，廣東人會把「拿/naa4」讀成「擲/laa2」，所以「擲屎上身」相當於「拿事上身」，亦即是把麻煩事「攞上身」。

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有人遇着街上有多人集結都會駐足做其「花生友」，看看事態的發展。歷史告訴我們，這些場合大多涉及一些具爭議性的事情；假使當場有人沉不住氣、有人好打不平而「擲屎上身」或有「攞屎棍」煽風點火，很多時就此演化成衝突或升級至暴力事件。所謂「沙塵滾滾，殺錯良民」，無辜的「花生友」就在走避不及下「賴嘢」。就上述環境，也有人會在第一時間「雞咁腳」，選擇急步離開現場；筆者可用以下一句諺語來揭示這類人的心態：

閒事莫理，眾地莫企，眾地莫企，眾地莫企
口語中，「地」讀「deng6」，如「地方」、「唔知地」；「㗎」是個「借字」。這句諺語教人不要多管閒事，人多集結的地方不要逗留——多人聚集容易發生摩擦。句中的八個字不僅上口，當中還潛藏着不少傳統智慧。與前半句相關的有：

事不關己，己不勞心
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
與後半句相關的有：
君子不立危牆之下（《孟子·盡心》）
眾爭之地勿往（曾國藩的人生《六戒》）
（「眾爭之地」指眾人在爭執、爭鬥的地方）

最後兩句強調了「危地」的客觀因素，然而大家可有察覺到「眾地」其實已包含「危地」，所以「閒事莫理，眾地莫企」的含義能力更勝一籌，不由人不驚嘆粵語的奧妙。正所謂「不怕一萬，至怕萬一」，筆者建議只要意識到「危局」就不要前往了。歷來在一些大型活動中，如「倒數」，就發生了不少「人踩人」慘劇；若然心存「眾地莫企」這個至理名言，想必能避過一劫。

詩語背後

憶江南·大漠水韻

平生願，
驅駕在高原。
千里飛車天路上，
一川戈壁白雲間。
綠水自纏綿。

正如到一馬平川的青藏高原去看山，你會特別震撼，到長年乾旱的柴達木盆地去看水，瀚海碧波，別有一番神韻。

立秋時節的德令哈，早晚十分涼爽。或許是因了輕微的高原反應，夜裡睡得並不踏實。早晨起來，便有些頭暈，腿也有點打飄。這種感覺，在清涼的晨風吹拂下，竟隱約生出些微醺的妙處來。

按照行程安排，今天遊覽哈拉湖位於綿延的雪峰之下，到那裡要翻越層巒起伏的柏樹山。柏樹山因成片的祁連圓柏而得名。祁連圓柏亦稱青海雲杉、青海岩柏，是白堊紀的古老物種，高大蒼鬱，樹齡長達四五百年，與水杉、銀杏一樣被譽為活化石植物。黑刺樹梢如被人割平，嶙峋地生長着，遠看如盆景一般。這裡也被稱作森林，可與東部森林的茂密完全不同。一棵棵古柏，獨立而頑強地生長，相互守望，卻不攀援。每棵樹的周圍，方圓十米，寸草不生。高原生態脆弱，每一棵兀立的古樹，都是生命的奇跡。

柏樹山最高海拔4,000餘米，但由於地處世界屋脊，相對高度並不明顯。倒是從柏樹山延展而出直達天際的戈壁草原，讓人印象深刻。這裡有最乾淨的藍天，最純粹的白雲，最謙遜的草原，最悠閒的牛羊群。路程並不遠，一百多公里，但都是崎嶇不平的山路。一路顛簸，越野車疾速向前運動，乘車人卻誇張地上下運動……

猛然，一泓黛綠的水，如夢似幻般鋪陳在清涼的陽光中，波瀾不興，含情脈脈。這就是

哈拉湖了！「哈拉」是蒙語音譯，意為黑色。據牧民介紹，沒有風的時候，哈拉湖波平如鏡，水面隱隱呈黑色。碧透近墨，萬里無垠，雪峰鑲邊，哪一位美人敢消受，這方凝聚天地精華的寶鏡？

哈拉湖對岸的雪山，是祁連山脈的主峰——團結峰，海拔6,644米。終年積雪，沒有草木，沒有霧靄，一座一座冰峰綿延開來，與你坦誠相對。每一道雪痕，每一塊岩石，都清晰呈現，以最原始最簡單的美，直擊你麻木的心靈。此時，微風拂面而來，帶着雪山的清涼，掠過空曠的戈壁原野，把天地萬物，連同你的內心，清理得那樣澄澈和明亮，純淨簡潔。

我的神思有些恍惚：昂首挺拔的雪峰，彷彿天神，披着白雪青海雲杉、青海岩柏，是白堊紀的大磐石，在這塊離天最近的土地上行走。那泓清澈的湖水，則是天神的眼，袒露出厚生之德……

從哈拉湖返回德令哈，已是後半晌。我們馬不停蹄趕往大柴旦，夜幕降臨，把略顯疲乏的身體浸泡在雪峰溫泉裡。一輪明月從東山冉冉升起，高原清爽的晚風，吹拂着裊裊蒸氣，飄飄如仙嵐。這時候，你什麼都可以想，什麼都可以不想，不就是天人合一的境地麼？

原本以為，哈拉湖的冷艷，雪峰溫泉的柔情，就是大漠水韻的極致了。不承想，第二天還有另一番別致的水韻，在大漠深處等待着我們。

那別致的水韻，並不來自七彩幻影的翡翠湖，也不來自天空之鏡的茶卡鹽湖。這兩處水上奇景，因礦物結晶之後的光線折射而形成色彩斑斕的景觀，美麗而又詭異。但它們已被無數的網紅打卡，於我們不再新鮮了。讓我們驚歎不已的，是大漠中的另一處水境：

水上雅丹。

從大柴旦到烏素特的水上雅丹地質公園，要經過一段堪與美國66號公路媲美的高原天路——315國道。黝黑的柏油路面，筆直地穿過茫茫戈壁，略有起伏，像一匹黑色的綢緞，柔柔地向天逶迤伸。千里飛車，馳目騁懷，心曠而神怡。

水上雅丹地處柴達木盆地北丘陵自然區及西丘陵自然區，形成年代並不久遠。由於大氣熱效應，發源於崑崙山西段的吉乃爾湖水面擴大，逐步淹沒這片乾旱地帶，造就了中國西部荒漠中的千島湖奇觀。黃沙萬里，綠水依依，隨意散落的螺洲千姿百態，倒映在粼粼波光之中。雅丹地貌的蒼涼和桀驁，被這片無中生有的水馴化了，天地一下子變得柔軟而溫情。

看過水雅丹，奔向早雅丹。火星一號公路並沒有硬化，時速180公里的越野車揚起沖天塵埃，更凸顯了這片萬里無人區的僻遠。雅丹兀立，荒原延展。回想起來，整個柴達木盆地，都給人這樣一種奇特的印象：近看是山，遠看是川，高原上的平川瘋了一般鋪滿你的視野。儘管野曠天低，寂寞單調，一路的遼闊和壯美，卻把沿途的顛簸和辛勞，化為無形。

數小時的車程，轉瞬即逝。穿過戈壁灘，到達冷湖鎮，所謂「孤城當瀚海，落日照祁連」，煙火人間的氣息撲面而來。冷湖鎮因境內的呼通諾爾湖（蒙語「冰冷的湖泊」）而得名。當我們領略了大漠的冷峻，再度見到那片溫柔的碧色，感動之情無以言表。泰戈爾的名句漫上心頭：

大地的眼淚，讓她的微笑，始終如鮮花盛開（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 smiles in bloom）。>